

# 惜福與造福——談台灣經驗

龐建國

## 一、台灣經驗概述

最近這些年來，在國家發展或者現代化問題的研究上，「台灣經驗」、「台灣模式」、甚至於「台灣奇蹟」的用語，已經被國際學術界普遍接受了。的確，從比較研究的眼光來看，中華民國台灣地區這四十多年來的表現，實在是出類拔萃的。這些成就很明顯的表現在下面的一些統計數字裡。

在經濟成長方面，從民國四十一年到八十一年為止，台灣國民生產毛額的年平均成長率是百分之八·八，這是同一個期間裡面，世界各國當中，最高的數字之一。於是，我們的平均國民所得，從民國四十一年的大約八十塊錢美金，變成了八十一年的一萬零二百一十五元美金。對於許多和我們一樣在追求經濟發展的開發中國家來說，這種成就幾乎是無法想像的。

別的不說，就以我們最近的鄰國菲律賓而言，四十年前，當我們的平均國民所得還在五十塊錢美金左右的時候，菲律賓的平均國民所得就已經達到了兩百五十塊錢美金。當時的菲律賓對我們來

說，毫無疑問的，是一個比較富裕先進的國家。但是，當我們在前年超出了一萬美元之時，菲律賓卻還不到八百美元。四十多年的期間，五十倍以上的變化，這樣的對比，還不夠鮮明嗎？

再看看海峽對岸的大陸。四十年前，台海兩岸人民的平均收入大致相近。可是，四十年後，我們的平均收入卻是大陸同胞的二十倍以上。另外，像拉丁美洲的巴西、智利和阿根廷，四十年前，不僅有著高我們好幾倍的平均國民所得，並且地大物博，自然資源豐富，是許多學者專家們一致看好的明日之星。但是，四十年後，卻也不得不望著台灣生猛躍進的背影而興歎。至於其他東亞地區之外的開發中國家，就更不必提了。

配合著這種高速的成長，台灣的產業結構展現出了巨幅的轉型。民國四十一年時候，工業生產在我們國內生產毛額中所佔的比重，只有百分之十八；所僱用的工作人員，僅佔所有勞動力的百分之十七。到了民國八十一年，工業生產在我們國內生產毛額中所佔的比重，已經上升到了百分之四十五；所僱用的工作人員，則佔所有勞動力的百分之四十。同一期間，台灣農業生產在國內生產毛額中所佔的比重，從百分之三十六降到了百分之五；所吸納的勞動力比率，則從百分之五十六降到了百分之十三。就這種產業結構的轉變來說，台灣已經不折不扣的，從一個農業社會變成了工業社會，成爲所謂的「新興工業化國家」(newly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的主要成員。

台灣的經濟成長固然耀眼，但是台灣的建設成就如果只有這方面值得展示的話，也還得不到國際間高度的讚許。台灣表現之所以深受重視，是因爲伴隨著經濟成長而來的，還有所得分配的改善，經濟穩定的維持，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推進。

在所得分配的改善方面，民國四十二年的時候，我們所得最高的百分之二十的人的收入，是最低的百分之二十的人的二〇·五倍。這項差距隨著經濟的不斷成長，在民國五十年的時候，降到了一一·六倍左右；民國六十年的時候，成爲四·六倍上下；民國七十年的時候，是四·二倍；前年則爲四·九七倍。所以，從民國七十年代以來，我們的所得分配有逐漸惡化的現象，值得我們注意。不過，我們也必須強調的是，就算以去年的情況而言，台灣仍然是世界上貧富差距最小的社會之一，到目前爲止，大概只有日本比我們做得更好。換句話說，在國民政府播遷過來之後的四十年裡，台灣不僅擁有世界上最高的經濟成長率，同時也是財富分配最公平的社會之一。台灣這種成長與公平攜手並進的現象，不僅讓其他開發中國家羨慕，也使得亞洲四條小龍中的另外三條小龍，南韓、新加坡、和香港，有些黯然失色。

此外，在經濟穩定的維持上，台灣也展露出了比包括南韓在內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要優秀的表現。從民國四十二年到民國八十年，我們的平均物價上漲率是百分之六·六，而平均失業率是百分之一·四。雖然在民國四十年代初期和兩次石油危機期間，台灣的物價指數和失業率，曾因爲大量人口遷台和國際油價暴漲，而有過相當的波動。但是，整體而言，沒有人能夠否認，台灣在發展過程中，維持了比一般國家要低得多的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所得分配的改善，再加上經濟穩定的維持，其所代表的意義乃是，台灣經濟成長的果實，不是由社會中的少數人所獨佔，而是由大多數的人來分享。所謂「成長與公平攜手並進」(growth with equity)正是台灣經濟建設成就的最佳寫照。

除了經濟面的成就之外，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在政治民主化的表現上，也有著無可否認的實質進展。雖然，這四十年以來，我們在對外的處境上，一直面對著中共的威脅，在內部情勢上，也有「台獨」意識的困擾，使得政治民主化的腳步在某些時候顯得有些遲疑猶豫，但是，在大原則、大方向上，總是朝著更自由、更開放的境界邁進。透過選舉層次的提高，民意機構員額和職能的擴大，言論尺度的放寬，集會結社限制的減少，和出入境手續的簡化便利等等，台灣在有效的維持政治穩定之餘，不斷地拓展政治參與的管道，擴大政治自由的範圍，配合著社會條件的成熟，而逐步邁向憲政民主的理想境界。

特別是從民國七十六年七月十五日解除了戒嚴令之後，新的政黨和報紙紛紛成立，各種社會運動風起雲湧，民間社會的力量強勁的展現，更使得台灣的政治發展趨向引人注目。有許多學者相信，如果台灣所遭遇的外在壓力沒有太大的變化，台灣除了在經濟上將很快的可以邁入已開發國家之林以外，在政治上，也將是開發中地區裡，少數能踏上堅穩民主正軌的社會之一。這就是為什麼最近這兩年來，好幾個國際性的學術研討會，紛紛以台灣的政治民主化作為討論重點的原因。

的確，對於研究國家發展的學者而言，台灣的表現實在是很迷人的，因為，我們不僅在經濟上達到了成長與公平的攜手並進，同時，也在政治上走出了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相輔相成的路。當大多數的開發中國家在成長停滯、貧富懸殊、債台高築、社會動盪，和民主倒退等等的困境中掙扎時，中華民國則締造了成長快速、分配公平、外匯豐沛、社會安定，和穩健民主化的成績，難怪學者們會以「奇蹟」來形容台灣表現。

當然，台灣的發展表現並不是完美的，台灣在創造各種成就的同時，曾付出代價，也有許多的缺失。爲了追求經濟成長，我們曾經忽略了環境保護；爲了維護國家安全，我們曾經對人民的權利有較多的限制；爲了保持社會穩定，我們改革的步伐有時稍嫌慢了。但是，我們不認爲可以用這些代價和缺失來否定台灣既有的成就，我們也不同意某些苛刻的批評者以偏蓋全的誇大扭曲台灣發展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和所產生的缺失。

平心而論，有那一個國家在發展的過程中，能夠不付出任何代價，能夠毫無缺失的？我們只想要問：請問在這四十年來，有那一個開發中國家能夠比中華民國付出更少的代價，而獲得更大的建設成就？又有那一個開發中國家的發展歷程和現況，比中華民國的缺失要少，優點要多？

事實上我們認爲，台灣的發展經驗是否要冠以「奇蹟」這樣的字眼，並不重要。如果「奇蹟」的意思是說天上掉下來的幸運的話，那麼我們寧可不要「台灣奇蹟」的稱呼，因爲我們的成就絕不是僥倖得來的，而是多少人犧牲奉獻銳意經營的結果。重要的是，當我們在享受這項成果的時候，大家是否能夠存有一份感激的心，去好好思考一下，到底是誰促成了這樣的成就？或者誰是這種成就的主導者？

## 二、政府在台灣經驗中的作用

自從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建設成就受到舉世的注目之後，國內外的許多學者都對台灣成功的故事產生了興趣，想要找尋出促成台灣奇蹟的主要原因。最近這幾年來，探討台灣發展經驗的著作，

也陸續的出現，使得台灣經驗成了國家發展的研究中，熱門的話題之一。

在學者們的心目中，台灣的成就的確是難能可貴的。在短短四十年裡，台灣完成了許多歐美先進國家花了兩三百年才做得到的事，由一個落後的農業社會變成了一個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由接受援助變成了有能力提供援助，由外匯短缺變成了外匯存底居世界第二位，由比較權威式的統治而穩健的邁向憲政民主的常軌，這一切都讓學者們著迷。那麼，中華民國台灣地區這四十年來的表現，爲什麼會特別優異呢？

常識告訴我們，任何一個國家發展建設的過程中，政府必定佔有某種程度的份量，發揮某種程度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說，毫無疑問的，台灣奇蹟的創造和中國國民黨的執政應該有某種程度的關聯，換句話說，由中國國民黨所組織的政府，應該是促成台灣奇蹟的功臣之一。

可是，很奇怪的，我們卻發現國內有些人竟然有意或無意的否定國民黨或政府的貢獻。照他們的說法，促成台灣奇蹟的因素有很多，像日本人遺留的基礎、美國的援助，世界景氣的幫助，台灣同胞的勤奮，和小規模經濟容易管理等等都是，就是不包括國民黨的領政。然而，這樣的說法站得住腳嗎？且讓我們仔細的分析一下。

首先，談到日本人遺留的基礎。的確，日本人在從事殖民統治的期間，曾在物質建設，制度建立，和人力開發各方面，爲台灣打下了一個相對而言比較好的基礎，對於台灣光復後的建設，有相當的助益，這是我們必須要承認的。

但是，問題在於說，日本人在無條件投降之前所擁有的殖民地，並不是只有台灣，還有今天中

國大陸的東北和整個朝鮮半島。如果以日本人所遺留的基礎而言，東北和北韓的基礎，比台灣和南韓要來得厚實。然而，今天當台灣和南韓脫穎而出，成爲兩條小龍的時候，東北和北韓又如何了呢？爲什麼擁有比台灣和南韓更好的日本人遺留基礎的東北和北韓，如今卻遠遠的被拋在後面？這是我們必須要回答的。

其次，談到美國的援助。的確，從民國三十九年到民國五十四年，美國提供給台灣將近十五億美元的經濟援助，另外，前前後後，還提供了二十五億美元左右的軍事援助，這對於台灣在民國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的發展，是有相當大的助益的。

但是，問題在於說，這個世界上接受美國援助的國家有許許多多，其中像南越、查德、土耳其、埃及、塞普路斯、和約旦等等，平均每人所接受的美援都比我們要多，然而，它們的發展卻未見出色。事實上，台灣還是美援計劃的第一個「畢業生」，是受援國家中援助最早停止的一個，而我們的發展在美援停止之後，不僅沒有停滯崩潰，反而更勇猛前進，這又是如何達成的？

第三，談到世界景氣的幫助。有的人說，台灣的經濟起飛是靠外銷的擴大帶動的，而當台灣在民國五十年代中期，從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轉爲出口擴張的發展策略時，剛好碰上世界經濟景氣的時期，先進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市場充分開放，所以，台灣的產品很容易的打開了外銷之門，於是，水漲船高，自然的帶動了成長發展。換句話說，台灣奇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只不過是運氣好罷了。

但是，問題在於說，世界經濟景氣的這班車，是對所有的國家開放的，沒有任何人會被排拒，那麼，爲什麼只有台灣和其他少數幾個國家搭上了這班車，享受到了幸運的果實，卻有那麼多的國



家事後追悔，望車興歎？是誰促使台灣趕上這班車，成爲幸運者？

第四，談到台灣同胞的勤奮。誠然，在過去的四十年裡，台灣地區的同胞在儒家文化的傳承薰陶之下，大多能夠表現出勤勞節儉、積極務實、重視教育、和衷共濟等等的態度行爲，使得台灣地區的資本累積迅速，創業雄心旺盛，人力素質優良，而且勞資關係和諧，這是台灣經濟發展極爲重要的一股動力，沒有任何人能夠否認。

但是，同樣無人能夠否認的是：台灣海峽兩岸的人民都是炎黃子孫，都在儒家文化的被覆涵泳之下，爲什麼這些年來的成就會有那麼明顯的差異？再說，南韓和北韓的人民也是同文同種，又爲何雙方的發展表現也是優劣懸殊？

最後，談到經濟規模的大小。有人說，台灣是個小島，經濟規模不大，容易經營管理，所以比較容易發展得好。不像中國大陸這種大規模的經濟體，太過於龐大複雜，很難經營管理，也就不容易發展得好。

但是，我們必須要指出的是，如果說經濟規模小就容易發展的話，那麼，這個世界上比台灣幅員小的國家不下六十個，比台灣人口少的國家不下一百三十個，它們又爲什麼少有傑出的表現呢？更何況，小規模經濟從市場容量和發展自主的角度來看，還是大大不利的一項因素。

當然，我們並不否認，從某個角度來說，上面這些條件對台灣的發展建設或多或少都有助益。不過，我們也不要忘了，台灣的發展建設也曾面對著許多比別人嚴重的不利因素，像自然資源缺乏、人口密度過高、市場容量狹小、國防負擔沉重、以及外交情勢險惡等等。因此，我們不禁要問，



是誰掌握運用了上述的有利條件，並且克服了各種不利的因素，創造了優越的台灣發展經驗？

近年來，學者們多方探究的結果，發現到，關鍵性的因素是在於政府。換句話說，如果沒有一個稱職廉能的政府，能運用發揮有利的條件，超越克服不利的因素，台灣不會有今天舉世注目的成就。

試想，如果不是國民黨領導的政府，有效地承繼經營日本人所遺留的基礎，妥善地支配運用美國的援助；進行土地改革，促成農業與工業兩部門之間的互輔互成，並採取努力密集產業的發展途徑，鼓勵出口，趕上世界景氣的列車；建立了一個能激勵人民勤奮向上的社會經濟制度；並且善用小規模經濟靈活的特長，克服小規模經濟依賴的弱點；台灣怎麼會有今天？

此外，如果不是國民黨所領導的政府透過適當的社會體制和正確的發展策略，結合民間力量，促成了均富型態的經濟成就，而進一步帶動了教育水準的普遍提昇，閒暇時間的普遍增加，傳播事業的發達普及，和都市化的普遍延伸，使得人們普遍擁有更高的知識、更多的時間、更豐富的資訊、和更方便的管道，來瞭解公共事務，來判斷是非對錯，來參與政治活動，來展現民間力量，中華民國台灣又怎麼會有日益成熟的社會條件，來支持民主化的穩健開展？使得中華民國在學者專家的心目中，成爲開發中國家裡最有可能在經濟奇蹟之外，再創造政治奇蹟的國度？

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相信，任何不懷偏見的評論者都會承認，要解開台灣奇蹟之謎，必須把國民黨領導的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把國民黨執政的貢獻，當作一個樞紐性的主導因素，來建立分析架構，才能更周延深入的瞭解台灣奇蹟的脈絡因由。

當然，在肯定國民黨或者政府與台灣奇蹟無可否認的因果關係之時，我們並不意味著說，過去四十年來，中國國民黨的施政沒有瑕疵，沒有值得批評的地方，但是我們也實在沒有任何理由去否認中華民國政府是開發中國家的佼佼者，中國國民黨對台灣發展建設的成就有不可抹煞的卓越貢獻。

### 三、台灣經驗的隱憂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建設成就，如今已受到國際間普遍的重視，這可以從最近我們在國際舞台上地位的提昇看得出來。這也證明了內政的修明和國力的提昇，是外交拓展的最好後盾。我們相信，任何一個愛這片土地，愛這群同胞的人，都會想要好好的維護這份得來不易的成果。使台灣奇蹟的光芒能夠更加亮麗。

不過，台灣經驗的光芒雖然亮麗，卻並不是沒有一些陰暗的點面，沒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缺失。事實上，平心靜氣的反省檢討一下我們的建設成就，我們也的確可以找到若干不可掉以輕心的隱憂，如果我們不能正視這些問題，不僅台灣經驗的光芒可能減弱，甚至於台灣的前途也可能遭受重大的危害。

粗略的說，我們認為，台灣經驗的隱憂包括經濟建設方面環境污染、勞資爭議和產業升級的問題；政治建設方面選舉品質、街頭運動和守法習慣的問題；以及文化建設方面社會風氣和國家認同的問題。

先從經濟建設方面的隱憂談起。過去四十年來，台灣在經濟成長上的優越表現，是沒有任何人都能夠否認的。但是，在促進成長之餘，相對的，環境保護的工作則未曾獲得應有的重視，直到最近這些年來，隨著人們對環境品質要求的提高，環境污染的問題，才成爲重要的議題。對於環境保護，我們的看法是，由於台灣人口的密度特高，同樣的污染量在我們的環境中所造成的危害，會比別人來得嚴重，所以，我們有必要給予環境保護較多的重視。然而，環境保護必須靠大家一起來，絕不是政府單方面的工作。同時，我們不能有一種「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觀念，一方面高喊環境保護，一方面又不肯爲了防制污染而付出必要的代價，像犧牲一點成長率，和支持通盤考量的垃圾處理與能源計劃等等，如何在環境保護和國家發展的其他目標之間取得平衡點，是我們必須面對的課題。

在勞資爭議方面，勞資關係和諧一直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大特色，也是社會能夠不斷進步的主要原因。我們不必要否認，這種安定的局面多少是靠戒嚴體制來維繫的，我們也不必要否認，在戒嚴體制下，勞工的權益受了一定的範圍。可是，我們也要指出的是，過去勞資關係的和諧，顯然不純粹只是一種壓抑無奈的結果，更是因爲勞資雙方都能相當程度的各得其所。如今，戒嚴令隨著社會條件的成熟而解除，在勞工權益得以更充分的伸張之餘，我們盼望勞資雙方能夠體認禍福與共、合則兩利的道理，彼此互相尊重體諒，避免成爲少數政治人物爭權奪利的籌碼或工具。

就產業升級而言，由於生活水準不斷改善，工資不斷上漲，靠廉價的勞力在國際市場上與人競爭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台灣今天的平均國民所得已經進入了全世界的前三十名。要想繼續維持台灣

的成長繁榮，只有不斷的改良產業結構的體質，提昇產品的層次。最近幾年來，國內投資的比例降低，是很值得我們警惕的一件事，我們除了呼籲企業家們要有回饋反哺的社會責任心之外，也深深了解這不僅只是個經濟問題，同時也是個政治革新與社會安定的問題。因此，接下來讓我們談一談政治建設方面的隱憂。

選舉，毫無疑問是目前以至於可見的未來，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一項制度安排。可是，要使選舉真正的能夠達到選賢與能的目的，卻需要許多條件的配合。金錢和暴力的介入選舉，一直是開發中國家，乃至於某些已開發國家民主政治落實的障礙；候選人不負責任的譁眾取寵和選民的無知盲從，則使得選舉無以彰顯民主政治的真諦。我們可以說，沒有高品質的選舉，就不會有可信可賴的民主政治。今天，我們雖然已經在形式上日益接近憲政民主的常軌，但是在選舉的品質上，我們卻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如何不使我們的選舉品質墮落，而敗壞了民主政治的根基，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一項考驗。

爲了替選舉造勢，也爲了攫取更多的政治利益，曾經沉寂過一陣子的街頭群眾運動，如今似乎又開始熾烈起來。在推行民主政治的國度裡，只要是合乎法律程序，集會、請願、遊行、示威之類的群眾運動，原本是大家都可以享有的權利。可是，我們認爲，任何一個稍有道德勇氣和社會責任心的人，絕不會輕易上街頭，因爲，這是民意表達的形式中，社會代價最高的一種。每一次因爲街頭群眾運動所造成的交通癱瘓、遍地髒亂、公共設施受損和治安力量的誤置與浪費，不知使得多少無辜的人損失了時間、金錢、行動自由和寧靜的生活，不知增加了多少交通事故和犯罪事件，也不

知使得多少人提心吊膽的憂慮群眾的失控和事件的不可收拾。我們認為，社會運動和民意表達的方式有很多，街頭群眾運動不應該成爲主要的手段，對於那些造成我們不便的街頭運動，我們應該以選票或其他的合法方式來加以抵制。

當然，無論是選舉品質的提昇或者是街頭運動的約束，追根究底，還是要談到守法的習慣。我們相信，今天談法治，已經不是一個理念上的問題，而是一個行爲習慣的問題。民主政治必須立基於法治的基礎上，是絕大多數人都會有的共識，可是，理念的接受，並不見得就能化爲行爲的準則。在我們的社會裡，從人人詬病的交通秩序到對公權力的缺乏信心，都多少反映了守法習慣的不落實，如果我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有所改進，台灣奇蹟將只是一個建築在浮沙上的華廈。

除了守法習慣不能落實紮根之外，我們的社會風氣近年來也有日漸走向投機奢靡的趨勢。從大家樂到六合彩，從股市發燒到房地產狂飆，從地下投資公司蔓延到地下舞廳林立，從黑槍氾濫到搶劫綁票叢生，不僅顯示了倫理道德的約束力的減弱，也顯示了務本踏實精神的渙散。對於一向以復興中華文化爲己任的我們來說，上述這些現象，實在值得我們深切的檢討與反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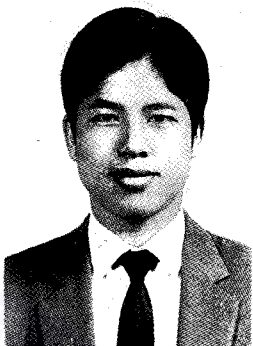
不過，平心而論，以上所提到的各項缺失、各種隱憂，雖然必須加以注意，力求改進，不可掉以輕心，但是，到目前爲止，它們大概還沒有嚴重到動搖國本，或者對於我們的生存發展造成立即性危害的程度。以我們過去所奠定的基礎，所累積的實力，我們應該有足夠的信心來克服這些問題，或者減輕它們的負面影響。事實上，和許多先進國家過去的經驗，以及和某些發展程度與我們相近的國家比較起來，我們所遭遇的問題，大致上說來，還是比較溫和輕微的。

但是，就台灣經驗的最後一項隱憂——國家認同的危機，也就是統獨之爭——來說，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它不僅是我們在發展上相對而言要嚴重得多的問題，事實上，它也是足以對我們的生存造成立即性危害的一項議題。

由於篇幅的限制，我們不準備對這項議題做詳細的探討。我們只想指出一件明白的事實，那就是在現階段和可見的未來，任何製造台灣獨立的企圖，都將使得我們由剝轉復的外交情勢再度陷入困境，使得海外絕大多數的僑胞唾棄我們，使得十二億大陸同胞由對台灣的嚮往認同轉而變成嫉妒仇視，使得苟延殘喘的中共政權重新獲得大陸同胞基於民族主義怒火而給予的支持，使得台灣海峽爆發緊張的情勢，並將使得台灣的內部陷入混亂紛歧。任何一個稍微有點理智的人，都不會不知道這種後果的悲慘；任何一個稍微有點良心的人，都不會爲了獲取本身的利益，而拿二千一百萬同胞的幸福開玩笑！

台灣經驗並非十全十美的，它有若干的隱憂，但是，卻十分值得我們珍惜，我們相信，只要我們能堅守中國統一的大方向，我們就會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來克服困難，使台灣經驗的光芒更燦爛亮麗，讓台灣地區的同胞都共沾更多的福氣！

## 講席介紹



的博士學位。龐副教授專攻的研究領域，是發展社會學，也就是社會變遷或國家現代化的比較研究

龐建國先生，祖籍廣東，在本省苗栗縣卓蘭鎮出生，然後在台南縣佳里鎮長大，先後在那兒完成了小學和中學的教育。大學時代，龐副教授原本唸的是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不過，在大學生活中，逐漸發現自己的興趣是在社會科學，所以，畢業之後轉向社會科學的研究道路，進入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就讀，在取得碩士學位之後，再到美國布朗大學取得社會學